

意林 轻小说

意林
轻文库



轻舞
飞扬
系列
003

迷迭香在 青春里绽放

《意林·轻小说》编辑部◎编

【绘梦馆】

花开两生 / 张芸欣

蛇蝎一生有戏命，一命为了生，一命为了爱。
假如我们在一起，花期虽短，却是以稀则一生。

【青春纪】

回不去的温暖时光 / 米炎凉

能陪伴你过冬天的人未必能御夏。
因为，这世上的寒暑，不是只有冬天而已。

【轻文库】

邻家武圣二（连载3） / 两色风景

苏满的突然闯入，让普歌道乱不已。
两个女生之间的战争一触即发……



吉林摄影出版社

意林 轻小说

意林
轻文库



轻舞
飞扬
系列
003

迷迭香在
青春里绽放

《意林·轻小说》编辑部编

吉林摄影出版社

· 长春 ·

轻小说 出品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迷迭香在青春里绽放 / 《意林·轻小说》编辑部编. -- 长春: 吉林摄影出版社, 2015.9
(意林轻文库. 轻舞飞扬系列; 3)

ISBN 978-7-5498-2389-5

I. ①迷… II. ①意…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91849号

迷迭香在青春里绽放

Midixiang Zai Qingchun li Zhanfang

出版人	孙洪军
总策划	安雅 张星
责任编辑	朱蕙楠
图书统筹	非非 凉小葵 大野 朱颜 米修 流木
特约编辑	杨宁 主睿
封面绘图	雯雯
书籍装帧	胡静梅
美术编辑	张云丽
作家经纪部	卢晓凤
开本	700mm×1000mm 1/16
字数	250千字
印张	13
版次	2015年9月第1版
印次	2015年9月第1次印刷

出版	吉林摄影出版社
发行	吉林摄影出版社
地址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邮编: 130062
电话	总编办: 0431-86012616 发行科: 0431-86012602
网址	www.jlsycbs.net
经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书号 ISBN 978-7-5498-2389-5

定价: 19.8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务部联系退换, 电话: 010-51908584



目录 CONTENTS

【青春纪】YOUTH STORY

- 001 爱比光阴长 文/苏墨白
- 013 山风夕阳都曾相爱 文/陈若鱼
- 021 回不去的漫暖时光 文/米炎凉
- 029 雨巷深处伞花开 文/马晓艳
- 038 刀尖舞者 文/苏画弦

【轻学园】CAMPUS

- 048 壁花少年的烦恼 文/龟心似贱
- 057 待命骑士 文/李洋洋
- 066 那女孩对我说 文/余 芒

【轻文库】SERIALS

- 074 邻家武圣二(连载3) 文/两色风景

【绘梦馆】FICITION

- 084 私人定制生辰石
你的三月，碧海蓝天 文/柳扶疏
- 095 宝玉无暇 文/小 R

- 106 棠梨叶落胭脂色 文/李明尔
- 116 一寸灵笺一寸灰 文/六州笑
- 127 花开两生 文/张芸欣

【博异志】ADVENTURES AND MYSTERIOUS

- 138 洋葱小仙落凡间(五) 文/柳扶疏
- 147 驯龙十八式 文/小熊不骨
- 156 只影向君来 文/倾城留雁
- 168 故国朱颜应犹在 文/苏缠绵
- 178 妖相无双 文/阿 荧

【轻星球】FREE STYLE

- 010 Q镜头 编辑部故事 脚本/大 野 绘图/Easiyu羽
- 188 读编会
- 192 女巫店
- 196 乐漫社
- 198 段王爷





爱比 光阴长

Written by | 苏墨白
Painting by | 君零天下



“陆晨曦，把遥控器拿来。”

“陆晨曦，把地擦一擦。”

“陆晨曦，躲一躲，挡到电视了。”

好不容易干完所有的活儿，饿了半天的我煮饺子充饥，才吃了一个，阴魂不散的声音就在身后响起：“陆晨曦，饺子好吃吗？”

坐在餐桌前的我，听沈一恒这么说，下意识把饺子护在怀里，某人也不生气，又问：“好吃吗？”

沈一恒笑起来很好看，白净的脸上，眸子发亮，红唇微微翘起，大长腿伸得比沙发还长，被他看得发毛，我点了点头。

他拿着镜子走过来，举到我面前毒舌道：“还吃呢，你瞧，你都胖成什么样儿了。”

一句话说得我一点儿脾气都没有，认命地上交饺子后，灰溜溜地跑进卧室。

是的，我挺胖的，反正沈一恒自恋用的小镜子已经装不下我的脸，可这不是我能决定的，要是能瘦，谁愿意当个在学校总被笑话的胖子。

我躲在卧室，一下午没出来。大概也觉得自己的话有点儿过分，他跑来敲我房门。

“陆晨曦。”

本来心情就不好，好不容易想吃点东西又被他刺激，刺激就刺激吧，我躲起来，都不放过我。

我假装没听见，门外的沈一恒却不依不饶：“给你十分钟换衣服，跟我出去吃饭。”

吃饭，我吃饺子你不让我吃，现在不怕

我胖了？

掀开被子，我在昏暗的屋子里大叫：“不吃！”从认识到现在，沈一恒一直把我治得死死的，他知道说什么能让我放下视为性命的吃的，知道说什么能让发脾气的一瞬间变成温顺的小猫，所以门外的他说：“季航也一起，你确定你不去？”

我瞬间从床上跳起来，打开门，瞪着大眼睛问他：“你说谁？”

“季航，我们约二十分钟后餐厅见。”说着他煞有介事地看了一眼手表，然后缺德地倒计时：“现在还有十九分钟。”

“沈一恒，你等我，我也要去，我现在先干吗，换衣服，不对，先洗脸刷牙……”

“十分钟。”

“沈一恒！”

在沈一恒的倒计时中，我终于换好衣服站在他跟前，俗话说得好：人靠衣装马靠鞍，换下休闲装，穿上裙子的我，不说窈窕，也有几分淑女的味道。

打量我一眼，历来吹毛求疵的沈某人没毒舌，抬手理了理我的衣领道：“还不错，要是再瘦二十斤，穿上就完美了。”又摇摇头，“不对，你再少三十斤才是正常体重。”

我简直欲哭无泪。



我们到饭店时，季航还没来。沈一恒被老板叫去聊天儿，我一个人留在包房发呆。

第一次见季航是一年前在城东的一个小区门口。

那是我父母去世后，沈一恒回国陪我的第三个年头儿。我一个人放学回家才发现没

带钥匙，沈一恒之前说有朋友的生日宴要参加，要晚些回来。我不能傻兮兮地等到他回来，打电话问他在哪儿，自己找了过去。

本来想拿了钥匙就走，可高档小区的保安却死活不让我进，说没有雇主的电话不能确定我身份，一句话说得我一点儿脾气没有，更气人的是沈一恒的电话一直无法接通。反正回去也是等，倒不如在这里等，没准儿保安看我可怜，就高抬贵手。

忽然感觉有人走到我跟前，我激动地抬起头，冬天的晚上，安静的小区门口，昏黄的路灯下，站在我面前的是个高瘦的男孩，身穿米白色的羽绒服，显得他精致漂亮。

没等我说话，男孩就问我：“一个人在这儿做什么，冷不冷？”

微微一呆，我道：“等人。”

“有亲戚在这里，还是……”

没和沈一恒住在一个屋檐下之前，我对人根本没戒心，是他对我进行洗脑式的防范教育，不能给陌生人开门，不能和陌生人随便搭讪，有朋友借钱一定要电话确认，不能盲目打款，诸如此类。所以那晚，即便男孩长得特帅，我还是道：“你管呢。”

这回换男孩一愣，他没发脾气，反而抬起手掉落了我头上顶着的一片落叶：“天多冷，如果你想进去，我可以带你。”

“真的？”

他点了点头，露出一口洁白的牙冲我笑。

跟着男孩进去，我才知道小区每家每户都是独立的门，一直跟着我的男孩看我没头苍蝇一样乱撞，好心问我：“你去多少号，我带你过去。”

反正已经麻烦他一次，再麻烦一次应该也没什么，报上沈一恒给的地址，男孩一愣

道：“你确定？”

后来我才知道，那男孩叫季航，更巧的是，他跟沈一恒认识。

那天，他们给共同的朋友过生日。

沈一恒一看见我就冲过来问：“你怎么来了？”

“我没带钥匙。”

“陆晨曦，你说你让我说你什么好。”

话说完，不管寿星还没切蛋糕，也不跟我来的季航打招呼，沈一恒拿上外套，把围巾给冻红脸的我围上，拉着我就走了。

回去的路上，沈一恒才说起季航，是他在美国读书时的同学，就像很多骄傲的精英一样，最初相识的俩人也是互相看不顺眼，暗中较劲，谁都不服输，可越玩，两个人越“臭味相投”。

“想什么呢？”

脑袋突然被拍，陷在记忆中的我回过神，眼前出现的就是沈一恒毫无瑕疵的脸，毫不夸张地说，沈一恒真的很帅，比起那些小鲜肉们毫不逊色，按某人自己的话就是，帅得内外兼修。

捂着脑袋，我冲他吼：“说多少遍了，别打我脑袋。”

挑起唇角一笑，他道：“打不打都一样。”

“不一样！都让你打傻了。”

就在我们斗嘴互不相让的时候，季航来了。因为上次季航带我去找沈一恒，我很感谢他，回家之后一直和沈某人说他有多好。

沈一恒被我烦得不行，以谢他帮我的名义请了季航吃饭，那之后季航回请，不想欠人情的沈一恒再请回去。一切就这么良性循环下来。

坐到我对面，季航温柔地叫我：“晨曦。”

“季航哥。”

翻着菜单的沈一恒甩我一句：“论演员的自我修养。”

vol.3
爱比光阴长



那晚，像以前来蹭饭一样，季航和沈一恒聊正事儿，我花痴一样地托着下巴看他，见我发呆，沈一恒道：“口水掉菜上了。”

“啊。”

下意识去擦，根本就没有。我抬头白了沈一恒一眼，他当看不见，把盘子里剥好的蟹肉给我：“蟹肉热量低，但是偏寒，你只能吃这一只。”

要是季航不在，我早叫他别啰唆了，可有男神在，我一定要当个有教养的淑女，微微一笑，我礼貌地道：“谢谢。”

抬头看我一眼，沈一恒道：“恢复你本性吧，这屋的人都见过您真身，不用再装了。”

“我哪儿装了，我就这样。”

“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中邪了。”

不等我发脾气，季航就道：“沈一恒，没你这样说一个姑娘的，说话得说到刀刃上，是吧，晨曦。”

又跟我逗了几句，俩人就回归正题——季航是来B大交流的，因为之前在美国念书的时候，他打工的研究所在北京有工程，因为建筑的特殊性，采光成了问题，他一直在问沈一恒要怎么解决才最完美。

沈一恒拿了纸笔，画了几种方案。他工作起来特别认真，拿着铅笔的手，指白如玉，让人觉得帅气又有魅力。

晚饭结束得很晚，跟着季航出门等去开车的沈一恒时，很少主动跟我说话的季航道：“什么时候高考？”

“六月，你怎么知道我要高考了？”

微微一笑，季航道：“你应该问，还有谁不知道，从你念高三，沈一恒就彻底告别了夜生活，不得不参加的聚会也一定在九点前回家，如果不知道他在纽约念书时的样子，我还真以为他家教多严。”

严，他对我才是真严好不好。从我上了高三，人生简直就是坠入了地狱！每天早起背单词，晚上十二点之后才准睡，不仅把我的时间表规划得严苛变态，他自己也遵守，美其名曰要以身作则。问他这么逼我干吗，年年拿奖学金的沈某人道：“我培养你这么久，你考不上大学，你觉得对得起我吗？”

一句话，让我彻底完败。

没说话，季航又道：“想没想过出国念大学？比如纽约，我在那边有熟人，可以帮你问问看，国外的教育都是开放式的，念书也不会很累。”

“中国的大学考不考得上都两说，何况是去留学，光雅思我就过不了。”

“不试试怎么知道不行。”

是呀，不试试怎么知道。那晚回家，沈一恒一边监督我跳绳，一边看设计稿，不知是被季航说出国的话蛊惑，还是高三压力太大，我气喘吁吁地问他：“沈一恒，在国外念书好，还是国内好？”

沈一恒十岁跟父母移民，十八岁才回国念大学，中西教育他绝对有资格评说。

沈一恒头都没抬，铅笔行云流水一般在设计稿上游走：“没可比性，国外注重外在，国内更注重内涵，问这个干吗？”

“沈一恒，你说，我能去留学吗？”

他不再认真地看设计稿，抬头看我，那表情，不用想也知道会说什么煞风景的话。

所以他没开口，我就道：“算了，当我没说过。”

其实陆晨曦不是个聪明的女孩子，如果她聪明一点儿，就能从沈一恒那晚看她的眼神中看出丝丝不同，没有玩笑，也没有嘲讽，反而带了那么一丝丝认真。

vol.1
爱比光明长

和季航见过不久后，我放寒假，放假前学校照旧要开家长动员会。因为没家长，沈一恒回来之后给我开家长会的都是他。每次都是高高兴兴地去，然后一脸阴霾从学校出来，然后在回家的路上没完没了地碎碎念。

“你脑子里住着鬼吗？没有？没有考成这样？什么样？数学一百五你考多少？”

窗外是这个城市的冬天，大雪把一切雕琢成白色，其实雪是一种很奇怪的存在，明明那么小，那么脆弱，一点点的温暖就会融化，可堆积起来却强得像山石一样坚硬，犹如承受了太多挫折，一步步成长起来的我们。

“我语文不是考了一百三呢吗？”

“数学五十九你怎么不说？”

“这次发挥不正常。”

“陆晨曦，你说，你哪次发挥得正常？上次说头疼，我忍了，上上次说题太难，我忍了，可现在还有四个月就要高考，你还有什么理由？”

“考不上大学也没什么，那么多人考不上呢，我考不上就去做生意。”

看都不看我，沈一恒道：“做什么生意，开肉铺，你这样的论斤卖，比按人卖划

算。”

地下停车场，我追着一直笑话我的沈一恒往楼上跑，我道：“你才按斤卖，你们全家都按斤卖。”

追到三楼，他打开门，那天我们住了小四年的家门口不再空荡荡，而是站了两个人，听到开门声音的他们回过头。

看到我们，拿着行李的中年女人大叫：“Surprise（惊喜）！”

回过神儿的沈一恒叫他们：“爸，妈，你们怎么来了？”

那天直至把沈家父母接进屋，我都是惊呆了，沈一恒也是一副事先毫不知情的样子。

收拾好行李，沈父说有事儿要和沈一恒谈，沈母则带我去厨房做饭。

扒着手里的葱，沈母道：“晨曦，三年没见你了，瘦了，也漂亮了，成大姑娘了。”

“嗯。”

“和一恒住得还习惯吗？有什么不习惯，需要的就跟舅舅、舅妈说，知不知道？你爸妈不在，舅舅、舅妈就是你家人。”

是的，我和沈一恒不是再婚家庭的孩子，也不是亲兄妹，而是有着亲缘关系的表兄妹。



可在四年前，他回B城念书一定要住在我这里之前，我对这表哥唯一的印象就是家族聚会的时候，他精致漂亮，却冷冰冰的脸。

我至今都记得舅舅说他要来的时候我的惊讶。第一直觉就是跟这个人绝对相处不了，可大人们已经决定的事情，我也没办法拒绝。

再见是我去机场接他，等了好久都没见人，正要去找地勤广播寻人，一直站在距我不远地方的男孩才走过来，高我一头，瘦我一大半，帅得就连空姐过去都会多看一眼的男孩叫我：“陆晨曦？”

“沈一恒？”

四年前的夏末，B城落雨的下午，父母离开后，我独居的家里多了一个男孩。不同于别的男孩子在外光鲜，在家邋遢，沈一恒完全就是整理狂，来的隔天就把我住成狗窝的家打扫得干干净净，那之后还制定了严格的值日表，自己不吃的也绝不让我吃，相处一个月，相互熟悉后，他更以我“太胖，和他出去有碍观瞻”为理由开始逼迫我减肥。起初我也反抗过，也想跟舅舅说把他弄回去，可时间久了，竟然慢慢习惯了他的存在，习惯不管什么时候起来，桌上都有热乎乎的早点；习惯我发烧的晚上，他一陪就是一整夜；习惯有喜欢他的女孩子往家里打电话，他求我装他女朋友把人家打发走；习惯他惹我生气后，再谄媚地叫我妹妹求饶。

有时候舍不得一个人不可怕，可怕的是，他的存在已经成了你的习惯。

vol.5
爱比光阴长



我不知道沈一恒闷骚的性格随了谁，和舅舅、舅妈完全不同。舅舅性格开朗，会

装成猫王在家里唱歌，舅妈会不顾沈一恒让我假期也要学习八小时的圣旨，拉我一起追韩剧，我有两道金牌护着，沈一恒只能干生气。

大年三十的晚上，一家四口正其乐融融，门铃声响起，跟沈一恒去开门的时候，门外站的是季航。

见他不清自来，沈一恒道：“你来干吗？”

“我们全家都在纽约，我在北京又没亲戚，你也不想这种阖家团圆的日子，我一个人过，这么惨吧……”

“与我何干，该干吗干吗去。恕不送。”

“沈一恒。”

最看不了他那可怜巴巴的样子，我道：“沈一恒，反正多一双筷子而已，一起吧。”

季航激动道：“还是晨曦好，你们吃什么？包不包饺子？教教我，我现在都不知道包饺子和包包子有什么不同。”

进了门，才见沈家父母在，之前在美国见过他们的季航笑眯眯地叫伯父，说自己家里没人，和我们一起过年舅舅介不介意，舅舅道：“介意什么，多一个人还热闹。”

是呀，要不是我们强烈反对，昨天去逛街，舅舅还要把一个流浪汉带回家过年呢，就因为觉得这种日子不能让人家一个人在街上，简直罕见。

那年，有季航和沈一恒，有舅舅、舅妈，我过得特别开心。虽然年夜饭沈一恒依旧扣了我的口粮，这些年沈一恒对我减肥的态度一直很坚定，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这么在乎我的体重。知道真相，知道为什么季航出现、舅舅和舅妈会回来，也是那晚……

年夜饭，三个年轻人不想看春晚就跑到楼下放烟花，烟火在天空绽开，留下一抹绚丽后转瞬即逝，有些像是命运中出现的小惊喜。

因为声音大，我不敢过去，所以都是季航和沈一恒放，偶尔我能听到他们说话，季航说：“晨曦还不知道？”

“知道什么？”

“你不去普林斯顿了？”

普林斯顿，四个字让我微微一愣，舅舅回来之后，一次去书房叫他们吃饭，就听舅舅也说了这个名字，只是不同于今晚沈一恒的沉默。那个下午，他和舅舅说：“决定了。”

“一恒，有时候人该自私一点儿，四年前放弃也就算了，这次你也想去不是吗？”

“想是想，可权衡了一下，觉得还是留下合适。”

“留下，留多久？”

“起码等她毕业。”

“晨曦毕业，那你呢？”

是呀，他自己呢。四年前明明可以念更好的大学，却回了北京，虽然从没表示过他为什么回来，可我感觉得到，他是为了我。但是之前，作为表兄妹，我们都没见过几次，他为我做这样的牺牲干吗？

晚风吹动耳边的长发，绚丽的烟花把黑夜点亮，犹如长夜里，一场美丽的梦，我沉浸在其中不想醒来，却在这个晚上被人轻轻叫醒。

本来想听听沈一恒要和季航说什么，他没说话，回头看我一言道：“陆晨曦，你不是打喷嚏了？”

刚刚一个喷嚏他都听到，可我照旧嘴硬：“没啊。”

“上楼拿外套，别让我说第二遍。”

委屈地撇着嘴，一旁的季航笑嘻嘻道：“快回去，别让你‘沈爸爸’生气。”

那天，我没听话地回去，而是躲在一旁的树下，跟沈一恒住了四年，我知道他让我上楼不止是拿外套那么简单。

我走没多久，坐回长椅上的季航就道：“走了，说说嘛。以前在纽约有多少姑娘追你，你全当看不见，现在守着个小胖子，倒守得乐此不疲。”

是呀，我也想知道为什么。

似乎那段往事压了他太久，为我牺牲得也太多，在这个没有我、季航又一再追问的晚上，沈一恒讲了一个很长的故事。

那已是很久之前了，久到我忘了少年时他是什么模样，自己又是什么模样。

我六岁那年，父母因为工作忙把我托付给舅舅一家照顾，那时候舅舅一家正在忙移民的事，又不好意思拒绝，就把我丢给在家的儿子沈一恒带。那时的沈一恒也只有十岁，自己都管不好，更何况带个拖油瓶。他每天叫外卖吃，之后各玩各的。第一次去打搅他还是住在一起一周后，我头疼得受不了，去他房间找他。那时候沈一恒游戏正打得兴起，以为我是小孩子无病呻吟，敷衍说我要去睡觉，醒了就会好。我看他一眼便听话地去睡觉，可头越来越疼，再去找他，已经是傍晚，给我买好晚饭的他已经约了同学看电影。我和他说：“哥哥，我头还是疼。”沈一恒看我一眼，不高兴地道：“你怎么那么麻烦，我有事儿，等回来再带你去看医生。”

那晚他走之后，我什么都吃不下，一个人回了卧室。我一直等着他回来，开门声响起时，我却怎么都爬不起来，感觉到有人叫我，

像是过了一个世纪那么久，微微睁开眼，外面的天已经很亮，我眼前是剃着毛寸的沈一恒，他急切地问我怎么了，我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那天他送我去了医院，打电话给舅舅舅妈，大夫说是病毒性脑膜炎，因为送医晚，只能用激素蛋白治疗，大夫问他家属在哪儿，身边没有大人的沈一恒说只有他。无奈我当时急需急救，他在治疗书上签了字。

说到这里，沈一恒道：“从小到大，我最后悔的就是十岁那个夏天，在医院里的下午，我干吗要签字！可那时候我真的不知道，激素会有不良反应，我只是想让她好起来，只是觉得很抱歉。也就是从那时开始，明明很瘦，很漂亮的女孩子，开始发胖。大夫说这是不良反应的一种，或许这一生都不能治愈。”

听出他话里话外的悔意，季航道：“那都是多少年前的事儿了，再说这也根本不是你的错。”

“一开始，我也这么跟自己说，所以毫无牵挂地跟父母移民，再和他们一家联系后得知她病好了，有些胖，我也没在乎。真正觉得对不起她，还是她父母车祸去世之后，我妈跟我说，她胖得不成样子，说要不是为了去接在外地上减肥夏令营的她，她的父母也不会出车祸。那些话像是一记重拳打到我心头，我只想到那年，瘦巴巴的她站在我面前，说头疼的样子，后来我爸妈问我愿不愿意要个妹妹，我说无所谓，其实那时候挺想她来美国的，可她不愿意，我父母又不敢强求。那时她才十三岁，一个人怎么生活？我一想到她，便坚定地发出了去B大读书的申请书，收到回复后，我便回国一边念书，一边陪她。季航，不是我自夸，我们家陆晨曦虽然胖点，但完全是贤妻良母型，不然你考

虑一下？”

话锋突然一转，季航吓了一跳道：“可算了吧，沈一恒，别说我对晨曦没爱，就是有爱，也是兄妹情，按理你们兄妹的事儿我不该管，不过劝你一句，该放手就得放手，你不能陪她一辈子。如果晨曦知道你为她牺牲一次也就罢了，现在又要放弃普林斯顿的研究所，她会怎么想，她不会感动于你的付出，而是会自卑成为你的累赘。”

万家灯火的除夕夜，天空的尽头是大朵的烟花，我仰着脑袋不让眼泪流出来。

沈一恒你的确没有季航懂女孩子，如果我知道你曾为我放弃什么，我绝对不会让你来陪我，况且愧疚也不该是我们相守的理由，我已经十八岁，已经长大了，总有一天我要离开你的庇护，独自去飞。

我没再上前，一个人往家走，那条走了无数次的路，在这个得知真相的晚上，变得又黑又长。

那个年虽然照旧和舅舅舅妈聊天儿，装成猪八戒逗他们笑，可我一直在等着有人来跟我说让我去劝劝沈一恒，然后像是恍然得知真相一样，找他谈，让他走。但直至整个春节过完所有人都离开，也没人来和我说，我知道那是他们小心翼翼地维护着我的自尊，可越是这样，我越该放手要沈一恒走。

年过了，我和沈一恒的生活回到最初，我们会因为我的成绩吵，会因为我不小心弄脏他的设计稿吵，只是不管吵多厉害，他都没说——陆晨曦，以后你自己过吧。

vol.6

爱比光阴长



我第一次郑重地和沈一恒谈话，已经是高考后的六月末了。自从春节后我玩命苦

学，上天也厚待我，成绩出榜，似乎命运已注定，明明够B市录取分数线的我，却被广东的中山大学录取。

看到我的录取通知书，沈一恒沉默很久，还是我说：“这样多好，我自己也能去广东闯一闯，没准儿四年后摇身一变也成个总裁什么的回来。”

沈一恒却说：“你这样不让人卖了，我就知足了。”

“你放心，这是一个看脸的时代，所以我绝对安全。沈一恒，我走了你怎么办？留在这儿还是回纽约？”

“你管呢。”

坐在阳台的小板凳上，我扯着他的裤脚道：“说说嘛。”

“不知道。”

在我决定了自己的人生，却把他规划在人生之外的晚上，我道：“要是我，我就回纽约，美国姑娘多漂亮！再说你桌上有好几封美国事务所寄来的邀请函，赚美元哎！我以后搞个代购还方便，回去吧，不想念书就给我赚多多的钱，等我结婚时送我一栋大别墅。”

一巴掌拍在我脑袋上，沈一恒道：“做梦吧。”

嘻嘻一笑，我没再说话，有你守候的这四年，就像一场梦，可不管多好的梦总有要醒的时候。

仰头望着天上的星星，楼下的小花园有孩子在吵吵闹闹，这是一个祥和平静的晚上，我和沈一恒摊牌，我们谁都没哭，谁也

没闹，就这么默认了彼此的选择。我想沈一恒也明白，每个人的命运不是靠另一个人去维系和护航的，总有一天她要自己面对这个世界。

我和沈一恒在那年八月各自启程，临别的时候，沈一恒说让我到了广东后联系他，说如果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我紧紧抱住他，道：“哥，别再为我担心，不论你之前有多愧疚，对我来说，你用这四年还给我的东西，已经超过我此生拥有的所有财富，我会变得坚强，会变得漂亮，我会找到属于我的爱情，所以放心走吧。”

终 爱比光阴长



两年后，我从大学新新人变成了戏剧社的台柱，没人再嫌弃我胖，男孩子们觉得我有朝气，也不乏追我的人。

去普林斯顿念研究所的沈一恒也在那一年获得了他第一个国际大奖，一同参加比赛却败北的季航跟我抱怨，我在电脑这边大笑，却在看到他发来的设计稿时，哭出了声。

沈一恒的获奖作品叫《呵护》，以琥珀为原型的一所建筑，高强度的有机玻璃做主体显得炫目漂亮，内里是一栋净色系的小房子，犹如被包裹在琥珀中的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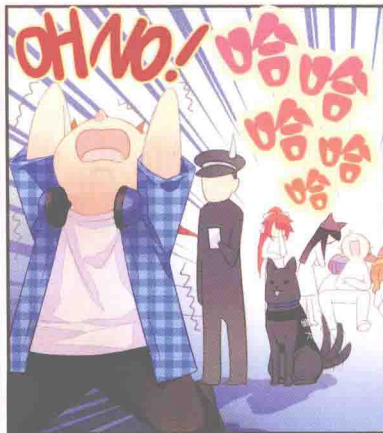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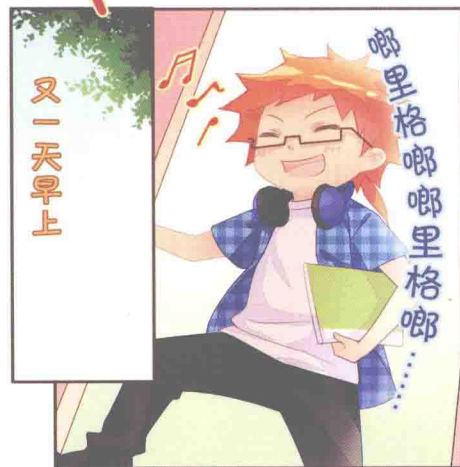
设计稿的下面，他用漂亮的中文写了介绍：这是我和我妹妹，不管她走得有多远，又是否有自己的家，我都会为她护航，让她知道，爱比光阴长。✎

恼人神铃1



迷失者在
青春里绽放

恼人闹钟2



如此七夕

迷迭香在
青春里绽放



七夕到了！用巧克力和情书给颜妃一个惊喜！



就是现在！



HI

大家早上好！



流水，帮你在某宝上买的包终于到了！



哇塞！居然送巧克力，好评！

什么？！



咦？怎么还有封信？

打开



啊！不要！



我……想温柔地……捧着……你的脸。

吃

颜姐，这是什么新的问候方式吗？



早上好……

咦？颜颜……

发生什么事了？



踩

五花大绑

颜姐在温柔地捧着野哥的脸，用脚……



我精心策划的七夕呀！



山风夕阳
都曾相爱

Written by | 陈若鱼
Painting by | 32